

李洁军解读沙飞作品《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

# 以摄影为武器,构筑民族视觉史诗

壹

在长城上俯瞰全民族浴血抗战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拍摄于1938年，当时沙飞在晋察冀根据地采访前线部队，在浮图峪长城拍下全民族浴血抗战的悲壮场面。”李洁军介绍，画面中的八路军战士依托巍峨长城构筑防线，俯卧在草丛中，用机枪瞄准前方，其威武身影与蜿蜒的古长城融为一体。在沙飞眼中，长城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具象化呈现。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于广州，广东开平赤坎人。他以“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之意，为自己取了笔名“沙飞”。李洁军介绍，沙飞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先驱，也是中国摄影史上提出“摄影武器论”的第一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将国家的命运与摄影联系起来，将摄影视为斗争武器。

李洁军告诉记者，沙飞早年在广东拍摄的《南澳岛——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等作品，介绍

了南澳岛的地理概貌、自然风光、渔民生活生产情况，揭露了大批日本浪人潜入我国边防海岛活动的阴谋。“这些作品旨在告诫国人和民众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中国摄影史上较早表现国防题材的作品之一。”

“沙飞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摄影风格，既源于他对社会的观察和生活体验，也离不开鲁迅的影响与熏陶。”李洁军介绍，1936年，沙飞因拍摄下《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而一举成名，轰动了文学界、美术界和新闻界。这是沙飞新闻摄影的开始，也正是这次拍摄，坚定了他将一生奉献给新闻摄影事业的信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烽火燃起，沙飞离开家乡北上。他在太原全民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拍摄采访了当时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自1937年12月起，沙飞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深入一线拍摄了大量军民抗战的新闻照片——《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115师挺进平型关》《插

箭岭长城欢呼胜利》《号声》《我们在太行山上》等，共同构筑起民族的视觉史诗。

“沙飞的摄影作品象征性极强，他善用长城和战士剪影来表现战争真实状态，为历史存证，为时代建言。”李洁军指出，沙飞的部分作品以浮图峪长城、插箭岭长城以及紫荆关长城等山西、河北等地古长城为背景，“宛如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长城上，俯瞰全民族浴血抗战的悲壮场面。”

2007年，李洁军以革命战争题材为创作灵感，用玩偶再现战争的经典画面，用镜头复制经典战地，创作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系列摄影作品。这一将新闻纪实与当代艺术相融合的创作，在第52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中荣获殊荣。

“我的摄影作品全部用真实的场景与模型完成，有人问，你照片中的云彩怎么那么好？这就是我遇到的，包括片中的长城就是慕田峪长城。”在该系列作品中，最让李洁军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作品《八路军战斗在浮图峪长城》，正是通过还原沙飞1938年拍摄的《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所得。

为精准还原历史场景，李洁军先在电话里请教了沙飞的女儿王雁和长城摄影师严欣强，随后从广州飞抵北京，再坐上从北京

贰

广东红色摄影实践与国家的革命进程同步

1942年5月，沙飞和战友们在河北平山碾盘沟村创办了晋察冀根据地第一份纸质刊物——《晋察冀画报》。这份革命画报的创立，使得晋察冀地区的摄影工作更加活跃，培养了一大批摄影人才，促进了整个解放区摄影与画报事业的发展。

“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创办画报显得极为艰苦，照相机、胶片、油墨药水、制版印刷纸张等物资匮乏，但与此同时红色摄影战士们的思想信念和牺牲精神更是可歌可泣。”李洁军介绍，《晋察冀画报》不仅面向延安等国内革命根据地发行，更是向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传递中国抗战声音的重要窗口，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一个红色坐标。

李洁军强调，广东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其摄影实践与革命进程呈现出惊人的同步

性，沙飞、石少华、郑景康、赵烈等名字，在中国摄影史与革命史上交相辉映。

其中，广东中山籍的赵烈在一次反扫荡斗争中为营救队友壮烈牺牲，发出“人在底片在”的豪言壮语；广东番禺人石少华曾六进白洋淀，拍下了大量雁翎队战斗、生活的照片，后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首任主席；广东中山的郑景康，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之子，曾作为唯一的摄影界代表出席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

“广东摄影家群体的形成并非偶然。这里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摄影技术传入较早，同时又是革命的大本营，政治氛围活跃。技术与思想的碰撞，催生了一批既懂摄影又怀揣革命理想的特殊人才。”李洁军指出，广东红色摄影群体开创了独特的革命现

实主义“视觉语法”：在构图法则上，采用直接、质朴的平视角度，让普通战士和群众成为画面的绝对中心，让浮图峪、插箭岭、娘子关长城作为背景；在光线运用上，偏好自然光条件下的高对比度效果，强化画面的戏剧性和张力。

“红色摄影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于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记录。”李洁军指出，沙飞的《磨剪工》《慈母手中线》等作品深刻记录了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而《白求恩在晋察冀》《扛着木制机关枪的儿童团》等经典之作，则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光辉。

红色摄影家们打破了传统战争摄影的英雄叙事模式，构建了一种“人民视角”的战争记忆，“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至今仍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供着宝贵启示。”李洁军说。

叁 回到原址再现经典

西开往滦源的火车。他从浮图峪5公里外的羊栏沟村开始搜索，一连七天都没找到正确位置。最后在沙飞当年拍摄的杨家庄慰问演出的戏台旁，他请一位叫王小波的小伙子带路，从杨家庄村后面的甲沟进入云盘沟，约一个半小时登上长城，终于找到了沙飞当年的拍摄原址。

在长城上，李洁军“先给老爷子点上一支烟”，又在草丛中采集了两把不同颜色的野花放在沙飞当年拍摄的大约位置上，然后给他沙飞的女儿打电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哽咽了……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杨小彦对此评价道：“李洁军这一次不拍新闻，不拍事件，而是拍‘历史’，一种间隔化、微缩化的小型历史。”

2024年12月，为纪念中国革命摄影先驱沙飞，江门开平赤坎

古镇建起“沙飞摄影馆”。独具侨乡特色的三层高砖混结构楼房里，展出了60多幅沙飞经典作品以及相关文献，生动展现摄影战士沙飞一生的成就。

历经五年多的沉淀和发展，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与中国摄影家协会纪实摄影委员会、中国摄影报、开平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的开平——第五届沙飞摄影周”已成为文化界的一场盛会，也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优质平台。

“再现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典作品，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当代摄影人创造新转化、创新性表现岭南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李洁军表示，广东摄影将持续挖掘和弘扬红色摄影文化，守正创新，构建为时代为人民留影的新范式，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摄影新实践。

| 人文周刊·七杯茶 A7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鲁迅的“冷”与“热”

扶助，鲁迅对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的关爱，留下了许多佳话。冷静的、超拔的鲁迅，事实上从不拒绝人间烟火，对家庭亲情总是尽着默默担当的责任。即使是“兄弟失和”之后的二弟周作人，始终追随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他们多次回忆鲁迅的文章，都可以让人读出一个亲切的“大哥”形象。

鲁迅曾经不无愤慨地说过：“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幸有《两地书》，让人看到一个别样的鲁迅。这些文字，与其说是要还原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更让人读出一种“酣而真”的心声。这是一代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发出的内心共鸣。鲁迅的热情，融合在他所有的作品里，包括那些匕首投枪式的字里行间，值得在阅读中领悟。

【梅川随感】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世时，人们对

文风的冷峻就多有议论，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贬抑者，对“冷”的定义是一致的，虽然解读与结论大不相同。早在1925年，张定璜(鲁氏兄弟失和的见证人之一张凤举的别名)就曾经在题为《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描述过他心目中的鲁迅形象，想象着：“鲁迅先生站在路旁，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同时还认为，鲁迅作品的特点，第一是冷静，第二是冷静，第三还是冷静。

但鲁迅又总让人感受到另外一面。在学生回忆文章中的鲁迅，总是表达着关心，传递着温暖。事实也是如此，从创作上鼓励到经济上

的里行间，值得在阅读中领悟。

从《陨落的星辰》说到郁译《瞬息京华》

1949年1月，诗人莫洛在上海人间书屋出版了《陨落的星辰：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一书，书中记录了从1937年至1948年十二年间逝世的“中国的文化工作者”的生平事迹。其中有关我们较为熟悉的王礼锡、丘东平等人，也有一般读者可能不大知晓的，比如王基天、史轮。这本书是对抗战期间及之后死难的“文化工作者”(包括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的一个极为沉痛的纪念，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

这里，是一张用血和泪绘就的账单。今天我们把这账单，咬着唇皮，怀着切齿的仇恨，也带着不能抑止的悲痛，向我们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们递过去……

犹记四十六年前的盛夏，我和同事到温州拜访文坛前辈，见到莫洛先生时谈起此书，他谦虚地说：书中所收的死难者或还有遗漏，但这是我应该做的。

抗战期间陨落的大小“星辰”中，最令人扼腕的是郁达夫。他是在日本侵略者已经接受无条件投降后，才被印尼苏门答腊的日军宪兵杀害。达夫的尸骨埋于何处，至今无法确认；而下令杀害他

2025年7月20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美编 黄国栋/校对 桂晴

E-mail:hdzk@ycwb.com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别以“高中思维”选大学专业

系越来越灵活、动态和多元——安德鲁·阿伯特在《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中甚至强调，越好的大学，专业和你将来职业并不完全对立——在舆论场上，每个专业的评价似乎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让刚从应试刷题中抬起头来、正处于专业选择困惑期、一脸茫然的高中生无所适从。这些争吵中，夹杂着太多的社会偏见、过来人的厌恶情绪、流行的专业鄙视链、失败者的愤世嫉俗、为辩而辩的自我强化。高中生答题习惯了“标准答案”，但选专业没有这种标准答案，舆论场又多是口水和噪音，连“参考答案”都算不上。

高中生选专业，总习惯性地带着某种高高仰视的角度看待大学专业，会觉得：一选定终生，这个选择题的答案一定不能选错，它决定着自己未来的饭碗和职业，决定着人生的命运——这就是典型的“高中思维”。只要你站得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看得长远一些，才不会困于被当下身份所支配的局限和迷茫。跳出“高中思维”，就是要跳出以下误区。

其一，以“命运和职业决定论”的视角看待大学专业。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选了什么专业，未来就会做与这个专业匹配的确定岗位，框定在对应工作中。其实并非如此。随着人工智能所驱动的就业机会结构的变化，专业与职业的对应关

系越来越灵活、动态和多元——

业鼓吹与“评论区”的打脸唱衰截然对立——在舆论场上，每个专业的评价似乎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让刚从应试刷题中抬起头来、正处于专业选择困惑期、一脸茫然的高中生无所适从。这些争吵中，夹杂着太多的社会偏见、过来人的厌恶情绪、流行的专业鄙视链、失败者的愤世嫉俗、为辩而辩的自我强化。高中生答题习惯了“标准答案”，但选专业没有这种标准答案，舆论场又多是口水和噪音，连“参考答案”都算不上。

其二，以“牛马工具化”视角看待大学专业，以找一个饭碗的短视看待专业。大学和专业教育，首先不是给大厂培养合格员工，给企业流水线输送合格产品，给特定的岗位生产专业对口的“牛马”，而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专业教育首先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博雅的人，当他

走向具体的就业岗位时，才会成为

一个健全的新闻人、法律人、医生、老师、公务员、广告人。

前段时间，复旦一位教授对于文凭价值的言论引起很多讨论，他说：我那时上大学，一张本科文凭可以管到我退休；十几年前上大学，可以管十几年，但现在一张本科文凭，能不能管五年内不被结构性淘汰，都未可知——有人从这句话看到的是文凭贬值，我看到的是“文凭退后、人的凸显”：你无法躲在文凭后面靠它给你贴金，而要挺到文凭的前面用能力证明自己。用人的价值去彰显岗位上的不可替代，而不是那张专业文凭。

男子神情慌张，迅速合上掌心，低声对她说：“别告诉别人！我会分你一点点好处的！”

正说着时，一名满脸焦急的中年妇女快步走来，问道：“你们有看到一枚钻戒吗？是我掉落的！”男子故作茫然地反问：“什么钻戒？”中年妇女转而问陈嫂：“你有没有看到？”陈嫂虚地嗫嚅道：“没有……没有啊！”

妇女走远后，男子压低嗓子说：“这枚钻戒，起码值两万。我会分你八千。现在你先替我保管。

套路不新，但贪婪却是永

午时分，陈嫂

走向车站。忽

然，她看见前方一

名年轻男子停

下脚步，弯腰捡

起了什么。陈嫂

好奇地赶上去

一看，哎哟，竟

然是一枚闪闪发亮的钻石戒

指环。戒指

戒指毫不犹

豫地将脖子

上那条足金的项

链解下来

来交给她

——那

是她去年六

大寿时，女

儿花了2500元

买来送她的。

那天，陈嫂顶着炎炎足

了四个小时，而那个男

子竟似一

缕轻烟，消

失踪。

她摊开手掌，

戒指上镶嵌的廉价玻璃散发出冰

冷的光……

套路不新，但

贪婪却是永

不时的诱饵。

相似的身影

在马来西亚旅行

的时候，陪同我们的阿

伟很有趣，他一个人带领我们

穿行在吉隆坡各个交流地

点，一边娴熟地

地驾车，一边讲述他

从一个小故事。

他说，华人才喜欢居住

在城市里，马来人

喜欢住在郊区的。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

普通话，但随时根据对

象无缝衔接，变换成潮州话、马

来语和英语……他告诉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教育体系是以其完整性

和独特性闻名的，从幼

儿园到大学，